

麵攤

麵攤後頭，不知道誰搭起一間鐵皮屋，麵攤的老闆偶爾會在那休息。再更向後去，是那位老頭住的老紅磚屋。

老屋前庭有個花圃，形狀是甕的上半身。下半個甕埋在地下，像是被硬生生插入土裡。鋪上水泥後，就再也移不走了。

甕裡填滿土，麵攤老闆隨意種些常用的香料植物。臨時缺了什麼就往裡頭摘幾株應急。

更多的時候是深夜老闆煮了消夜。在老屋裡的話，你應該能聽見水滾沸的聲音，抽油煙機嗡嗡。老闆跛著拖鞋來到前庭，又跛著拖鞋啪啪離去。

幾個淺淺的腳印印在水泥地，聽說是水泥未乾時老頭踩上的。只有一排，步子的方向是往甕走去的。

每日，你在隔壁的便利商店門口，看著一頭白髮從圍牆上露出，緩緩移動。直到那頂白髮出了巷子，你才發現有一隻及腰大白狗領在老頭前方。沿途白狗不斷受到街巷裡其他的狗群挑釁。牠只是不慍不火領著老頭前行。

你只覺得那白狗真懂事。後來聽說牠是條盲狗。聽更多人說，那狗除了盲，還是聾的。

不然哪有遮爾乖巧的狗。鄰居一個老阿伯說。

你開始不知道，是大白狗領著老頭，還是老頭領著大白狗。

老頭不說話，白狗不吠，每日並步從同一條巷子進出。重播默片。

沒人知道那老頭要去哪裡。老頭和狗出了巷子後，你就再沒跟上過。

明明是這麼慢的腳步。

久而久之，你從街坊的口中拼湊出一條白髮老頭的移動路線。直到你終於知道白髮老頭的行程時，老頭的白髮更稀，皺紋更深。你也仍難以相信，這麼簡單的一條路，竟能持續走上幾千回。

有次你路上巧遇白髮老頭，他正出神地走著。汗水滴在柏油路上，旋即蒸散。狗的腳掌耐不住燙，小跳步前進，但不離老頭身側。

幾乎要燙出血來。你從腳抬起到放下的空隙間看見，深色的腳掌逐漸發紅。深色的柏油路上拓下小小的血紅肉球印子。不斷有人試著要讓老頭停下，平時不吠的大白狗出聲，低吼喝退旁人。隨後又挺起身子抬起頭，繼續小跳步前進。

白狗艱苦前進，老頭也不輕鬆。鞋子已經開口笑。那兩張嘴開開合合，走在烈日底下，看起來幾乎是哀號。年紀大了，沒法像白狗跳步，只能縮小步伐，加快動作。

撐到下午，日頭斜射，老頭的腳步才慢下來。路過樹蔭就停留，一人一狗擠躲在拮据的蔭影下。遲緩地，樹蔭跳島回到麵攤後頭的老屋。

社工不時前往麵攤，詢問老頭近況。但他們從沒真正見到老頭。據他們的說法，每次他們進後頭那間老屋，從沒看到有人在裡面。

「奇怪的是，裡面一點灰塵也沒有。」社工說。

麵攤老闆聳肩。

社工離去，老頭就默默回來，像特意走避社工。

問了也不知道。老頭是不說話的。只會緊閉著嘴。但那張嘴不住嚼動，好像永遠有食物等著他吞落去。

這樣的老人在附近不少。

但近年來住進的學生更多。

如果家裡的老人走了，空下的房子就整理好租給附近的學生。最少一年，最多，有可能等到那學生畢業、成了家，還繼續留下來租，等到學生自己成了老人。但更多的是房東先過身，而繼承人將房子重新隔間，出租給更多學生。

你並沒有打算長久住下。其實你什麼打算也沒有。

每日早上進圖書館，閉館音樂響起才收拾電腦和散落滿桌的書。

回家的路上，路燈閃閃滅滅。定格動畫。每一次路燈亮起，你都前進了一些。亮暗之間，走過的路，似乎暫留在眼底，但很快消逝。

晚上路過麵攤時，老闆早已經收拾完了。攤子外頭蓋上三面外綠內橘的大片帆布。地上殘留著早先老闆刷洗地板的泡泡水。

便利商店的燈側漏過來，彩色條紋扭扭曲曲攀在僅存的大小泡泡上。

沒一會兒，沒有外力，泡泡自然地破掉。

你幾乎以為自己，聽到了那無聲的「破」。

破。你看見孩子笑出來。迸破的肥皂水細沫濺在孩子臉上。

破。破。破。女人嘟著嘴，把孩子身上的泡泡一顆一顆弄破。一面發出聲音。像條魚。偶爾濺到孩子的眼睛，孩子刺痛地皺起眉頭，閉緊眼，揉一揉，很快就沒事。

孩子格格笑。這是很快樂的事情。

浴室牆角的三層架上擺滿了空心塑膠玩具，即使沒有浴缸。洗手台稍嫌狹仄，只得小鴨和船輪流下水。

男人坐在沙發上，把電視的聲音調小，滿足地聽著從浴室裡面傳來的嬉笑聲。笑聲愈大，房子似乎就更寬闊些。

不久後，女人買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大紅色澡盆，淺淺的，底部有鴛鴦圖案。水放滿後，孩子撥動水面，鴛鴦隨波紋扭曲。

那時孩子早已坐不進去了。塑膠玩具們也許久沒再下水。

更久之後，鴛鴦圖案慢慢脫落，一點一點的碎片，不時附在孩子身上。孩子因此學會淋浴。

「換個燈泡吧，暗了。」盯著天花板許久後，女人說。

「整組都換掉吧。」

男人這時才發現，原來燈泡表面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整個燈座都覆上了厚重的灰塵。男人打了噴嚏，險些從梯子上跌落。

當你多年後在樓頂，突地站起，貧血眩暈。低矮的公寓，四周還沒有高樓

遮蔽視野。遠方市區的光點細細密密，糊成一片。

你只能再度躺下，望著天空。一開始什麼也看不見。等到眼睛適應之後，才稍微能辨識出落單的星點。

有的很亮，一側閃紅光，另一側閃綠光。你知道那是飛機。你曾聽老師說過如何分辨恆星、人造衛星和飛機。後來自己試過幾次，但總被說是錯的。總是錯的，卻從沒人告訴你那在天上閃閃發亮的到底是什麼。

有的很暗，暗到你幾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見了。

起身，拍掉身上的細小水泥塊和灰塵。閉著眼睛，感受一股熱流充入頭部才睜眼。雖然睜眼或閉上，差別其實不大。你對路很熟，即使在黑暗中，你仍能知道，什麼時候該抬腳跨過門檻，什麼時候要踩下一階，什麼時候到底。

你把上半身趴在樓頂的矮牆，向下看，街燈零零星星地亮。只能看見行人的影子。依稀看見一人一狗的影子，一前一後，緩步前行。附近的狗群鼓譟起來。那對影子更加安靜。

經過開門會有叮咚聲的便利商店、鹹酥雞和滷味的攤車。或強或弱的燈光接續投影出人與狗的行進路線。直到進入無燈的、街巷的更深處，再也看不見他。

你只能聽見，不知道哪家的欠缺保養的腳踏車，零件摩擦，喀啦喀啦喀啦……

附近有鐵軌穿越。到十二點以前都會有火車經過，一兩個禮拜後你就習慣了。

你計算過，每天火車經過那段鐵軌的最後時間是十一點五十七分，不過有時會早一些經過。有時候會很晚。晚到你幾乎以為你漏掉了那個聲音時，火車才緩緩地過去。

關上窗子也沒用，連窗子也跟著震動。時間不長，但總要一陣子才能回神。一開始你試著忽略火車的聲音。深夜時，火車的聲音格外清楚。

細細聽，聽久了，好像就能聽見輪子經過鐵軌接縫時與鐵軌碰撞發出的喀啦喀啦聲。一下子，整列車就這樣過去。

後來在白天聽到火車的聲音，卻感覺安靜下來。

有時候你只是待在宿舍，整天聽一列一列的火車過去。讓聲音殘留在耳邊。每一列火車似乎都變得很長很長。

從床上真正坐起身時，窗外往往已經暗下。

有天看見新聞，你的中學同學跟其他的學生敲破立法院的玻璃了。不久之後，立法院已經被佔據。

你決定要做些什麼。於是跟同學搭上平時你聽的其中一班車。

南部的天氣是漫無終點的夏天。你們只披了單薄的外套，穿著短褲踩上拖鞋就匆匆出門。連票也沒買，只得坐在悶熱的走道等候補票，偶爾涼風從車廂之間的縫隙鑽入。

「你們要去哪裡？」列車長經過時問。

「台北。」

「你們要這樣坐到台北嗎？」

「臨時決定要去的。」

「我幫你們安排位置，這時間比較少人搭，」列車長低著頭打對號座的票。機器緩緩吐出兩張票。

「加油。」列車長說。

你與同學點頭示意。

在車上時，兩個人什麼話也沒說。同學坐進椅子就睡著了。

「我在火車上了。」

「是喔，去哪。」母親說。

「台北。」

「小心就好。」

你聽見父親的罵聲。離電話很遠，聽起來卻很大聲。但你其實聽不清楚。只好壓低音量，把外套蓋住頭。

從小就怕父親，沒為什麼。明明母親打人更兇，父親從未打過你，你卻還是親近母親多一些。父親一提高音量，你就不自覺發抖。一邊發抖，一邊流淚。你只能掛掉電話，調整呼吸。

從火車底盤傳來規律的震動。聲音你是熟悉的。你開始能把單調的聲音跟單調的震動連在一起。

好像回到那個小房間。不過這次是，讓長長的火車帶著你，到另一個陌生的所在。

火車上的那段記憶，現在想起來，你仍會打哆嗦。縱使現時父親已不再那般說話。實際上，父親總是寡言的。只是你總覺得，那中間似乎缺漏了什麼。

你記得，下車時覺得真冷。台北剛好來了寒流。風不住灌進薄外套和短褲。腳趾失去知覺。從台南穿來的汗濕衣服已經變得乾冷。

然而火車上的那段記憶，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後來你問父親，父親只說忘記了。你其實不懂，為何你記得這麼清楚，父親卻全都忘了。

你又去問母親。記得啊，那是你爸擔心你。母親說。

然而你仍不懂，為什麼擔心竟會讓人恐懼。

不懂的事情太多，以致你開始懷疑自己究竟長大了沒。

曾經你以為學會自己洗澡就足夠了。不讓浴盆盆底脫落的貼紙沾到身上，就能洗得乾淨。

至於燈座，則是你與父親一起換的。父親踩在鋁梯上，把覆滿灰塵的燈座拆下，換上新的。你在鋁梯邊，看準灰塵落下的時候閉氣。眯著眼睛遞上工具。最後一次閉眼，再睜開，已經是新的燈座。

喜歡新的還舊的？父親問。

你沒有回答。你還在思考時，父親已經把燈泡交到你手中，要你踩著鋁梯

把燈泡鎖上。

燈泡鎖好的那瞬間，驟然亮起。你在鋁梯上眩暈了一下。恍然地理解了些什麼。

客廳整個寬敞起來。你從不知道這間房子原來大成那樣。所有的東西都白白亮亮地過曝。你看向父親的臉，有些蒼白，削瘦的臉龐，雙頰凹陷更深。

你感到疑惑：這副虛弱的身軀如何生出、承受那不合比例的怒氣？

也許正因為如此才終於垮掉。父親躺在床上如植物，接受日光燈的供養。父親的眼神帶著失能的屈辱。

聽說是一年前就已經中風過一次。從沒告訴過誰。直到那天之前，你都以為前一陣子是父親刻意拉下臉來。父本就寡言，便難以發現。

身體成了廢墟，精神在其中游移。你看著父親躺在床上，試著重新掌控自己的身體。視線挪到哪，那一處就產生細微的、肉眼幾不可見的抽動。

父親的眼神從屈辱轉而充斥著生命的熱能。

你曾在鏡子裡看見過那樣的眼神。

火車上通完電話之後，你看向窗外，只能看見自己的倒影。眼睛紅得如火燒。細細的火焰蔓延整個眼球。很快就消退。但你記得那雙腫脹發熱的眼睛。雖然當下什麼也看不清，但是你用顫抖的身體記住。

那次是你印象中父親說話最多的一次。平時，他只會坐在沙發上，看內容千篇一律的武俠小說，偶爾抬起眼，微笑，又把眼睛埋回書中。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母親也回以微笑。那是過於禮貌的了。於是當父親拿錢要你去買午餐時，你脫口而出：「謝謝。」

「幹嘛說謝謝。」父親笑著拍拍你的頭。

「謝謝。」母親微笑。

「不用客氣。」你關上紗窗時，隱約看見父親無奈的神情。

你發現，最令你感到驚訝的其實並不是那細削的身體竟能發出偌大的聲響。而是他原來能夠說出這麼完整的一段話。即便你的身體因為恐懼下意識地發抖。

父親的眼睛望向插著管線的手，眼神沸騰，手無聲但劇烈地顫動。母親握住那隻手，像要撫平不安的什麼，父親才慢慢安靜下來。

日光從窗簾的縫隙漏了進來。暗室中你難以看見外頭的景象。

附近的連棟老屋。緊閉的窗戶，光是路過都能聞到霉味。

有時候從對街可以稍微窺見二樓屋內的天花板。伸長脖子，看不見裡面更多的什麼。你立起機車的中柱，徒勞地站在機車上。你也常這樣站著，越過鐵軌邊的圍牆，窺看火車。

越過快速經過的窗子，你看見一顆蓄滿白色頭髮與鬍子的頭，放在對面那一側的圍牆上。

那顆頭試著說了些話，話聲全被火車的聲響掩過。你只看見那顆頭的嘴巴

在動，似乎正嚼食什麼。皺紋隨著口腔的動作在臉上滑移。像是你曾見過的老者們的通病。反覆確認那已經空無一物的口腔是否真的虛無。

然而那位獨守圖書館的老者卻不曾如此。一身教授裝扮，桌上擺滿一大本一大本舊報紙合訂本。手持放大鏡，那臉直要整個貼上書頁。

那段每天都進圖書館的日子，你都看得見那位老者。同樣的位子，同個毫不妥協的姿勢。

圖書館內，所有的聲音被放大。走過的人，光是走過而已，就會引起他那不悅且令人不悅的注視。

老者的頭並不完全抬起，而是皺起額頭牽動眼皮，瞳孔上吊。

他會盯著你，直到你選定座位、坐下，直至不再發出任何聲音。

一整日。老者一本報紙換過一本。除偶爾起身去廁所或裝水外，姿勢毫無妥協。書疊起來，遮住了他的身子，只能聽見細細的、翻動書頁的聲音。

隨著時間愈晚，書疊更高，老者竟看似愈發得小。

你幾次試著看清楚老者的臉，只能看見橫亘額頭的深深的溝壑。再更晚，你就只能看見一叢白髮了。

你突然想起，從未看過父親的白髮。即使臥病在床了，父親仍是一頭不服輸的黑髮茂密。後來為了方便照護剃光。你近看才發現，原來頭皮不是平坦一片。粗短的髮根沿著頭皮表面密密生長，微微起伏。

母親撫摩父親的頭，她的手先像是被刺到那樣停頓一下，才繼續遊走。你下意識地撫向自己的下巴。

你曾用布滿鬍渣的下巴磨蹭某個女人的頸後，女人笑罵著說會痛。後來你們怎麼樣早已經忘記了，只知道你自己便不再做這個動作。

每一次母親來醫院，都重複相同的動作。

會痛嗎？有天你突然問起。

母親突然停住手的動作。

「不會啊。」

不會痛了。

父親隔天就走了，跟著隔壁的病人。聽聞隔壁亦然。分明是醫院的常態，你卻總往你住的那排老房子想。

你知道是巧合，關於那則老社區的傳聞。

「一個人走了會帶三個走，」姑姑比出手指數了數，「這次還差一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過有些故事總會流傳到現在，然後繼續流傳下去。

這種迷信難以驅散，當社區靈堂比立。從早到晚都能隱隱聽見法器的聲音。助念團出入。靈車壅塞。

你暗自數。你知道，別人也正在數。

家家戶戶人人自危，誰也不想自己家裡的人跟著去。

幾天後又走了一個，整個社區才都安心下來。

耳語傳遍。隔壁的老婆子不識時務地來向母親道了謝。

母親表情僵硬，久違地扮演妻子的角色。

陌生的人排隊拈香。幾天下來，母親已能順利應對。該哭的時候哭，師傅做法會的時候也跟著低聲吟誦。

你已經能夠記起幾部常誦的經文了。

跟著唸誦時，你感受到師父驚異的眼光。你微微點頭示意。這孩子真會念經。你聽見師父在法事之後向母親說。

你只感到無邊的悲哀。

隔壁幾家都是喜喪。白日時，眾家親戚輪著上香。孩子在外邊的廣場玩。尖叫嬉鬧，或摺紙飛機。大人邊摺元寶、蓮花，不時呼喝孩子避開車輛。

忽然一架紙飛機射入靈堂，正巧撞在父親照片上。那是隔壁的孩子用印著極樂世界的紙摺成的。

母親笑出來。忽覺不得體而掩住嘴。

隔壁的女人匆匆道歉。母親則一臉哀戚地回禮。

但你知道，母親其實在計算儀式結束後要追趕的工作進度。

反倒是那阿姨一次也沒來過。像在躲避什麼，直到公祭時，你眼尖發現她藏在最後一排。你只看到頭髮便足以認出她來。

你才知道，原來你在北上車廂中打給母親那通電話時，阿姨也在電話邊。那是母親告訴你的。

你感到混亂，眼前渙散。被線香薰得灰黑的燈泡也令你感到尖銳。

想起那位畏光的男孩，總是躲在樹蔭底下，並盡可能快速地穿越不得不的日光。如果可以，他會一直躲在圖書館。小小的圖書館藏書不豐。他手上翻的總是同樣那幾本。此後，每當他翻開那幾本書時，就好像再度回到那個時候。

每每從書中抬起頭，眼睛重新對焦，你總是目眩如飲下過多的酒精。

有次你真的嘔了出來，在圖書館。陣陣襲來。直不起腰。你眼角餘光跟老者對上。感覺歉疚。你盡力試著壓低聲音。老者只皺起眉頭看你，一如往常。你突然安心下來。

你被送進醫院，護理師通知你發高燒。你在病床上，身著醫院的病服，看那件沾滿穢物的衣服被丟掉。想起留在圖書館桌上的那攤惡臭，還能看見前日晚餐的殘骸。你從沒想過緊急連絡人真有一天用得上。

母親趕來醫院時，嘔吐已經緩和下來。

更晚的時候父親才到。不知怎麼，又開始乾嘔。一陣一陣。胸口高高脹起又深深塌陷。像有誰在壓，卻只壓出無意義的嘔聲。

你日後打工，每天要把易碎物用力塞進鋪滿用來防震的碎紙條的箱子，總有些紙條零星地散落。

紙條上有字。每一張紙條上都有字。你開始把散在地上的紙條蒐集起來。休息時就念誦。像初學的幼童，看到字就念。一開始並不明白那些句子的意義，但這麼念久了，似乎一切都有了意義。

你試著拼起它們。無意義的句子組成無意義的文章。幾天下來，手邊的紙條越來越多。

花在拼句子的時間越來越多。若偶然出現能夠表義的組合，你會把那兩張黏在一起。緩緩累積，成了一封信。

你看著信，似乎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那是一連串的巧合。你知道那從來只是一連串的巧合。像是在混沌之中，透過隻字片語緩緩建立意義的坐標。那位幼童已經開始行走，跌跌撞撞。總是往前走的。

然而在尚未學會走路之前，只覺得自己總向後前進。

看著母親朝你走來，卻怎麼樣都在你眼前。你一直是朝後看著母親前進的。直到能夠自己走路，母親走在你身側時，仍習慣抬頭看著母親。

母親已經不看你了。她專注地看著前方。你忘了要多久才終於能自己走。

你向同學說起，發現只有自己記得這種事情。

「過了這麼久誰會記得？」同學說。你卻是每晚都要想上一回，一面尋找跟你一樣的人。

在父親最記不得事情的最後那段時間，他又回到許久以前那張笑臉，好像一切都回到那個時候。他只是安靜地望著你們，你也仍能跟母親一同沐浴，細數母親下腹的疤痕。

你是剖腹產的。臍帶差點繞頸，出生時有半個頭皮生不出頭髮。像清朝人。母親總笑著說。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日後髮線高上一截。沒生頭髮的地方常長青春痘，發癢時你胡亂抓一把，隔天就爛成一片，稀疏的瀏海刺到傷口，傳來一陣細細癢癢的痛。像過去養的小狗啃咬你的手，手上一排密密的齒痕，那癢彷彿直搔到背脊。為此你額頭常駐潰爛的傷口。

膝蓋上的傷口倒是消不去。一塊烏青。那是你跪著送別父親時留下的。站起時你還以為那是地上的沙土或落塵，怎麼也搓不掉。

你們家養的小兔子沒多久就死了。沒人知道為什麼。草草埋掉，雙掌合十拜了拜。你想起自己在那時就已經背起某部佛經。每日三餐都誦過一次，持續七天。那之後沒再唸誦過，卻也忘不掉。像是記著備用，反而讓你感到不祥。後來查了網路資料才知道，原來兔子不能洗澡。

父親冬天走的。那小鐵門的另一端是炎熱的夏天。你幾乎要睜不開眼。一切終於結束後的那天起，你整整生了一整個月的結膜炎。在那天之前，你每日沐浴在薰人的線香之中。前來拈香的親戚，看見你那雙被線香薰得紅腫的眼，露出了欣慰而勉勵的微笑。

就送到這裡，繩子要放掉了。像是想起什麼，你這時才幾乎要哭出來。車內，父親安放在你雙腿上，你突然意識到父親的重量。

火化場四處都是靈車。各家法師念誦各家禱文。帝鐘引磬交響，集體的悲劇。眾聲之間，你其實聽不見，卻又像什麼都聽見了。

離開的路上經過靈堂，下一組喪家已經進駐，你認出了那幾個燈籠。靈堂外有一群狗，黃色黑色虎斑雜處，直到這時你才看見。

辦完喪事回到學校，回到以前的生活。圖書館的老者依舊，讓人安心。面前依舊擺了好幾大冊報紙。

你走經他桌子，屏住呼吸，放輕腳步。你那麼安靜，以至於老者完全沒有發現你。你看見一張黑白照片，是一位穿和服的女子對鏡整理儀容。和服已脫了一半，露出細細的頸子、肩膀和背。肩胛骨淺淺地突出。鏡子裡的女人調整髮髻，表情嚴肅。

你看到呆滯，就這麼站在老者身邊。

直到老者輕輕噴了一聲，你才回過神來。你感到老者的眼神瞪著你，直到你終於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其他幾大冊報紙都夾了書籤。

閉館前，老者將書籤一一夾回書中。又不斷開闔幾次，或直接拿起翻來倒去。直到書籤穩穩地固定了，才放上還書車。

下一次進館，你搶在老者之前把那幾冊報紙都借來。書籤仍在。標起來的那幾頁都是那位女子。或整理髮髻，或補妝，或只是靜靜跪坐。鏡子映出的表情都同樣嚴肅。你才知道，這麼久的時間以來，那老者一整天，都只是盯著同一位女子看。

你慎重地把書籤夾了回去，學著老者的方法，再三確認書籤不會掉出，才又放回書架上。放回去後，那天你不斷想起那個女人。照片裡的鏡子上，似乎總有一小塊水漬，而你不知道，那塊水漬究竟是在鏡子上，或在書頁上。後來，當你再看見那位老者的表情，只覺得想哭。

那讓你想起住在麵攤後頭老屋子裡的老頭和大白狗。那天，他們一如往常走在路上，忽然遇到街坊的小流氓找碴。左鄰右舍只是看著，大家都好奇老者到底會不會開口。

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連車子也停靠路邊。你這時發現，住在社區的人真多。另外一次這麼多人聚在街上，已經是上一回晚上停電時了。

那大概是那條街巷最安靜的一日。深怕任何噪音，都會蓋過那老頭可能的話語。

某台不解風情的車子按下喇叭，眾人才像是突然醒過來，也像是突然明白，老頭是不可能開口的。

旁人開始鼓譟，小流氓需要一個台階下。猶豫了一下，踹大白狗一腳，大白狗沒吭一聲。小流氓則大搖大擺的離去。

你忘了那天大家是如何疏散的。也始終沒人知道是誰按下那聲喇叭。不過你還記得，在那聲喇叭後，老頭抬起臉來，你以為他要說話。但他只是瞪了車子一眼，好像那台車是某種惡行的禍首。那表情只一瞬，老頭就又低下頭，似乎該說的，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說盡了。

你一直站在原地，看大家散去。直到街上只剩下你與老頭兩個人。你從沒覺得這條街有這麼空曠。

他突然轉過來看你。你想起那位鎮日在圖書館內翻閱同一位女子的老者。他張開空蕩蕩的嘴，而你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但他什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只是張著嘴。

父親的最後幾個月，已經無力控制顏面肌肉，只能發出「啊——」的聲音，口水滴在前襟，染出一片深色的區塊。

你曾經養過一隻兔子，總把你的枕頭舔成一片濕。那時候你想，很快就會乾了。

父親失能的最後幾個月，那是你與父親說最多話的一段時間。你不斷地說自己的事情，從你有記憶以來。

甚至從你已經沒有記憶時的事情說起。

說到你們立場總是相左的政治議題時，床會發出輕微的震動。這時你會停下。這是你們最大的爭執了。

父親離開後，你也回到學校。有天你突然想要按著老頭與大白狗的路線走上一回。

從麵攤開始。你走得很慢。慢到能看見巷弄裡的小貓，在堆滿雜物的死巷陰翳中與你對視。小小的眼睛看起來像是唯一的光源。你不禁想起那隻早夭的兔子。

路人會回頭看你幾眼，但並不真的覺得你很奇怪。

日光怡人，你脫下鞋子。柏油路不如想像中滾燙。

直到再度回到麵攤，你轉進攤子旁的那條小路。從小路口就能看見水泥砌的甕形花圃。你靠近它。最後站在它前方停下。你踩在那雙大甕花圃前水泥地上的腳印，好像是誰走到那哩，就忽然忘記怎麼走了。

你也就停在那裏，想著自己從哪裡來，接著要往何處去。

雨神

從阿國有印象以來，身邊的人就都很討厭下雨。

其實阿國並不討厭。只不過下雨的時候，只要在室外，不管多大，阿國還是會撐起傘，或是躲進最近的騎樓。

小的時候，阿國聽完阿嬤說舅公的故事後，就養成這個習慣。

故事往往這樣開頭：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有一陣子，雨總是一下就一整天不停。舅公也就坐在公園的榕公樹根上，一坐就整天。

下雨的時候，舅公邊猶豫著要不要去哪裡躲雨，邊遲疑地移動腳步到附近的小吃部。剛到鐵皮屋簷，身子已經濕透。進也不是，回到樹下也不是。覺得尷尬，後來舅公索性就不走了，任雨淋得他一身。

說也奇怪，像要跟他作對，自從阿國的舅公打定主意下雨決不移身之後，每一波雨都下得又狠又急。晚上阿國跟阿嬤倒垃圾路過榕公時，都能看到他身上臉上布滿一點一點紅腫瘀青，像被人家用 BB 槍打過。

「你移走不就好了。」阿國的阿嬤問。

「不要。」舅公臉上的彈孔還沒消退，一粒一粒，腫得像蟾蜍。

大家都勸舅公讓著老天爺。舅公臭著一張臉，對天空比了中指。幹恁娘。

阿嬤趕緊雙手合十要天公伯原諒她小弟，說完又用力拽了舅公的耳朵。

不知道是不是那根中指的緣故，阿國的舅公沒多久就走了。

喪禮很快就辦完。沒有幾個人掉淚。

「你吼，應該啦。」阿嬤對著舅公那張白皙安靜的臉罵。

阿國聽阿嬤說，他曾趁著大人不注意，攀在舅公的棺柩邊上往裡面看。阿嬤總是記得一些連他自己都記不得的事情。

印象中，那張臉看不出來曾經被數不清的午後暴雨 BB 槍掃射過。

去塔裡拜拜的時候，阿國看著骨灰罈上那張光滑至毫無起伏的照片，感覺舅公可能比生前還要好看。

阿國跟阿嬤說了這件事，只換來一陣罵。

阿嬤邊罵邊調整骨灰罈的位置和相片的方向。左轉一圈半，右轉一圈半。好不容易調回原本的方向。阿嬤這才滿意地鎖上櫃子門。

好幾年之後，阿嬤充滿儀式意味的動作總讓阿國想到他去上駕訓班的場景。

教練不教開車，只教怎麼考到駕照。場內全都靠口訣。

看到牌子往右打一圈半……窗上的標記對到白線往左打一又四分之一圈……後照鏡到轉角向右打一圈半……

一直到阿國考過駕照，他還是不知道要怎麼開車上路。

其中有一次道路駕駛的課程。那天是雨天，雨水滴滴答答打在玻璃上，撞得整片玻璃全是一圈圈只維持一瞬間的小水窪。阿國看不到前面的路，只顧著踩油門，打方向盤。左轉一圈半，右轉一圈半。教練沿路踩剎車，遇到轉彎，還要幫著阿國轉方向盤。

阿國只記得，車子沿途發出吱嘎聲。不知道聲音是從車內，還是車外來的。

之後想起來，阿國懷疑，也許那一次根本連手剎車都沒有放掉。在車子發出的好幾種異音中，他活著開回駕訓班，取得駕照，卻壓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

等到阿國活著拿到駕照，他才知道，原來舅公會走，很有可能，不是雨的關係，也不是那根中指。

他看著手上的駕照。照片是在監理站附近的店家隨便拍的。只要肩膀平衡，露出耳朵和眉毛（好像那是臉上最重要的器官了），攝影師就功成身退。

阿國時常拿著駕照，懷疑那上面的人是不是自己。雙眼無神癡傻，兩唇微張，仔細看嘴唇上的反光，像有一小滴唾液攀在上頭。照片總是比不上真人的。

是真的比活著的時候要好看嗎？每次阿國看到骨灰罈上的照片時，他就想問：那舅公不成大明星？

對啊，每個人都這麼說。阿嬤答。如果那張臉沒有被雨打得亂七八糟的話。

聽說舅公的葬禮上，沒有一個人哭。大家帶了啤酒、烤肉串、滷味跟鹹酥雞。除了舅公的棋友阿坤伯之外，大家都笑著吃吃喝喝。

阿坤伯一個人坐在靈堂外，哭一張臉，手上抓一枝雞肉串吃不進嘴裡。大家路過，也沒特別在意阿坤伯。任他一人佝著身子抽泣。

大家早已經習慣的。實際上，阿坤伯總是哭喪著臉。輸也哭，贏也哭，吃飯哭，喝水哭。整個人水做的。水倒清澈。阿坤伯哭出來的液體，都混濁得難以見底。

聽說老蔣小蔣或隔壁的誰誰誰去世時，阿坤伯都是一邊下棋一邊哭的。哭到棋盤長出樹來，只能重買一個棋盤。這也是阿國的阿嬤說的。

其實當阿國第一次見到阿坤伯的時，阿坤伯的眼睛早已經流成枯井。往裡面看去一片暗，看不見任何倒影。甚至連阿坤伯自己在照鏡子時，從那雙眼睛也看不見自己。

下棋時，阿坤伯的對手要跟阿坤伯說自己動了哪一步。阿坤伯會移動腦袋裡的棋子。

有些對手，欺著阿坤伯眼盲偷移棋子，阿坤伯也不知道。阿坤伯輸的時候，拿錢從不手軟，反倒是對方窘迫起來。過一陣子之後，沒有人再這樣做了。

阿國有空的話，就會牽著阿坤伯四處散步。聽阿坤伯說些舅公的、阿嬤的、嬸婆的……事情給他聽。

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有時候那些事情是這樣的，往往只會剩下一些顏色，或聲音，而沒有確切的形狀。不像棋盤，放了多久還是那樣（除了長成樹的那一塊）（連阿坤伯自己，都只記得那棵樹的影子，那是一片只容得下一個人的樹蔭，而棋局已經記不清）。

阿坤伯說的往往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當阿國問到舅公的事情時。他總是只能聽見雨聲，以及灰濛濛一片。灰濛濛一片，就跟阿坤伯的眼睛，以及曾經從那雙眼睛流出的液體一樣。不過，每當阿國用力望進阿坤伯的枯井，好像又隱隱有些什麼藏在其中，微微反光。

2

自從阿國的舅公去世之後，這個村子就很少下雨了。大家都說阿國的舅公是雨神轉世，對天不敬，才會被這樣帶走。

阿國不解的是，怎麼都已經是神了，還會死。

就像阿國也不大理解，死這個字。

那是永遠不會再見面的意思。阿國的阿嬤說。

可是每年都會再看到舅公啊，阿國沒有問。阿嬤正專注地調整骨灰罈。左轉半圈，右轉半圈，好不容易又回到原本的方向。好像阿舅正在搖頭。

跟著阿嬤去廟裡拜拜的時候，阿國會拿著香在心裡問神明：是因為死掉才

變成神明，還是因為變成神明才死掉。

有次他學著阿嬤的動作，先把焚杯拿去繞三圈香爐，跪下，擲出，得到三個笑筊。

他問阿嬤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神明在笑你。」

「笑什麼？」

「笑你問的問題。」

「有什麼好笑的？」

「笑我們凡人問的問題足憨。」

阿國從來沒有得到神明正經的回覆。有可能舅公不是這間廟管的。

被神明笑過之後，阿國就賭氣不再問了。

阿嬤拜拜的時候總會碎聲說，舅公不夠意思，姊弟這麼久，也不回夢裡看看她。

阿嬤有時候也會被神明笑。只是阿嬤會跪著繼續問。而阿國從來不知道阿嬤到底問了什麼。

當時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阿國也漸漸忘記。到最後甚至不太記得，究竟是阿嬤沒有回答，還是他自己沒有聽清楚。他記得的，只有阿嬤說過，永遠再見不了面，那便是死了。跟舅公一樣。

於是每次畢業典禮，大家笑著合照。就只有阿國望著那些要離鄉讀書的同學，哭得不能自己。

他感覺自己像阿坤伯。雖然他仍哭不出那樣混濁的淚水。離別是那樣悲傷。不過到後來，大部分都忘記了。只記得悲傷，但不記得為何悲傷。

很久以後，國小同學裡，阿國只對隔壁的阿明有印象。

阿明小學畢業就留在老家幫忙賣藥。賣的東西沒什麼，就是那些聽說可以治腎虧的民間偏方。

阿國曾經問過阿明到底在賣什麼，有什麼療效。阿明自己也說不清楚。糊里糊塗就把生意接了下來。

不過小小年紀，身骨已經是全村最高。都是我們家的方子好。阿明他老媽說。於是阿明頂著全村最高的身子，走在路上，像個活動人形看板招攬生意。

大家看他高個兒，也當是他們家的藥有用。沒人管補腎跟身高的關係。阿明也就日復一日閒逛權充工作。

一直到有個自稱是社會局的人來，才知道原來政府規定必須再讀三年書，不然阿明老爸老媽會被抓走。

虧了三年。阿明他老爸說。

他老爸自願被抓，要讓阿明能留在家做生意。一日自己拿包藥的棉線替自己上了手銬腳鐐，走到村子口的派出所。

「要抓，抓我就好。」他在派出所門口大吼。

後來他老爸被兩個警察架回家裡來。警察說，阿明不去上學，阿明的老爸

不會被關，只會被罰錢。聽到罰錢，阿明只好乖乖到城裡上課。

阿明畢業後，卻不回家了。說是想要繼續讀上去。他老爸老媽直接收起藥鋪，跟著阿明到更遠的城裡。

臨走前他們把補腎方子給了一個常客，那常客在原地開起另一間藥鋪。村裡的男人們這才放心來。

木火伯成了那新藥鋪的老闆。叫這名字，聽說是因為他命格缺木缺火。缺的就在名字裡補回來。

不過，其實他本名不叫木火，只是大家記不住他本名，聽了名字的由來就直接記著木火。木字旁火字底，哪個字沒人拿得準。久而久之，木火伯自己也忘了本名。

日後想起來，木火伯應該不缺木不缺火，缺得是那帖方子。

木火伯在開藥鋪之前，鎮日跟舅公和阿坤伯作伙坐在榕公下。

跟舅公不一樣的是，只要一下雨，不論多大，他一定往附近的豆干厝跑，留舅公一人在榕公下被打成蟾蜍。這也是聽阿坤伯說的。

有一次阿國、阿坤伯跟木火伯如往常坐在樹下。雨如往常下。木火伯像是接收到某種信號，手腳俐落連棋盤都沒收就走。阿國突然起了好奇心，也跟著木火伯後面跑。

「遮細漢就學人開查某喔，死囡仔。」被木火伯發現，阿國頭上被打出一個腫包，好幾天消不下去。

豆干厝的小姐們一看下雨，就知道木火伯要來。遠遠看到木火伯頂著褲檔裡的大傢伙，怕折騰的便紛紛關門走避，新來的吃過幾次苦頭，也就乖乖關上門來。

幾次沒趣，木火伯便先把藥湯含在嘴裡。小姐看木火伯的褲檔沒有被高高頂起，以為沒事。沒想到一進門，木火伯把藥和著口水吞下，就真的如熊熊燃燒的參天巨木。

原來這藥性跟木火伯的體質特別合。木火伯接下藥鋪後，遂稱此方為木火湯。

3

阿國的阿嬤在舅公走後，看到落雨，便說是舅公回來，有話要說，這才去睡覺，等著她小弟到夢裡。

其他的時候，阿嬤都是醒著的，眼巴巴盯著天空，等雨落下。

大家勸著她睡一下。自舅公走後，村子沒這麼常下雨的。

阿嬤曾經聽過他們的話，僅此一次，真去睡了。好死不死睡到一半就下起雨來。阿嬤在夢中，忘記自己睡著了，趕著要去睡覺，卻因此醒來。那個夜裡，再也睡不著覺。

她索性跑到屋外，什麼也聽不見。

只有雨聲雷聲轟轟。舅公的聲音被雨聲蓋住了。像家裡那台壞掉的電視機自顧自播放雜訊。

她愣在門口，向天空用力拍手。電視機故障，用力拍它就會好。怎麼這次怎麼拍攏無效。

那次過後，她更不敢睡。

即使真下過幾次雨，順利睡著，她也總失望著醒來。

某個落雨的深夜，阿國的阿嬤突然哭著醒來，跑遍整個村子。

細弟伊轉來啊，轉來啊，轉來啊。喊到阿嬤喉嚨沙啞。淒涼的歡呼。

阿嬤的嗓音被雨聲蓋過。旁人耳裡，只聽得一團大雨雜訊。

終於，有的人被吵醒，輾轉打電話去阿國他家。等到阿國終於接到電話，全村都已經醒轉過來。

電話裡都是雨聲，對方話也說不清楚，話筒潮濕得要滴下水。阿國只依稀聽得阿嬤、下雨、路上、跑……

阿國向那不知道是誰的對方說了謝謝，掛上電話就要出門。

他從門邊的傘筒裡抽出一把傘，就跑進雨中。傘跟阿國一起被淋濕。

阿國沿著村子裡最大的那條路，踏出的每一步都濺起泥水和沙土。找到阿嬤時，她正全身濕透的跪在地上，嘴裡念念有詞。

阿國在阿嬤頭頂撐起傘，傘裡面積的水全部倒出來澆在阿嬤頭上。

阿嬤這才發現阿國。抹了抹臉，困難地站起身，膝蓋顫抖。阿嬤拍掉膝蓋上的土泥。被雨淋成深黑色的褲子，有兩處突兀的土黃色塊。

來，咱來倒轉去。阿嬤說。語氣平穩。

其實阿國聽不清楚。他冷得牙齒打戰喀喀喀，擋住了阿嬤的聲音。他只能讀取阿嬤的唇語。

阿嬤撐著傘。傘和阿嬤都濕透了。

突然，雨就停下來。

阿國還來不及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雨就突然停下來了。

他因為睡眠不足而視線模糊。眼屎還沾黏著上下眼皮，隨時會闔上。

恍惚之中，阿國似乎看見，地面已經乾燥。原先的爛泥路，又恢復成日曬過後的堅實路面。他在雨中奔跑留下的急促腳印，現在又完全看不見了。地面被曬得滾燙，遠方的景物，因為高溫的空氣而扭曲。

阿國仍冷，肌肉不受控制地抽動，努力發熱。只見阿嬤在傘下，身子還是潮濕的。只有傘下面是潮濕的。其他地方都乾了。好像方才那場大雨，其實只下在傘的內側。阿國眼睛一熱，感覺有些什麼融化，沿著臉頰緩緩流下。

4

隔壁的阿雄伯家裡最近新養了一條小黑狗。阿國聽見阿雄伯叫牠「饅頭」。
饅頭，饅頭。阿國路過阿雄伯家門口，會對著門內大喊小黑狗的名字。小黑狗從大門門縫探出頭，見是阿國，便興奮地要衝出來。

饅頭是衝不出來的。牠被一條說長不長，說短又滿短的繩子綁在車庫的水龍頭上。只有頭能全部伸出來。張著小狗嘴，嘴裡排著小小顆的牙齒，對著阿國細聲地吠。小小的狗爪死命地抓。指甲磨損在地上留下一道道淺淺灰白的痕

跡。

不趕時間的話，阿國會蹲在門口逗逗饅頭。把手放在饅頭嘴邊，牠會把阿國的手含進嘴裡。只是含而已，頂多加些力道，留下幾個細細淺淺的齒痕。

阿國知道牠不傷人。安靜地把手放著。常常就這樣待上大半天。

有時候阿雄伯聽到狗的聲音，出來一看是阿國，會跟阿國聊一下天。

阿國這時才有機會進到車庫裡抱抱饅頭。

饅頭的腳有軟軟的肉球，阿雄伯說那是混到其他大型狗的血，主要還是台灣土狗。

說起饅頭，阿雄伯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從他如何路過附近荒廢的犬舍。如何心中產生奇異的感應。如何走進全身染滿跳蚤。如何發現饅頭在角落瑟瑟發抖，眼裡似乎有光……

整個過程講完一輪，阿雄伯就會示範怎麼教饅頭，怎麼下指令。坐下、趴下、起立、握手……

阿國只一停腳，沒有待個一小時以上是走不了的。

有時候阿國聽到一半會有種錯覺，好像阿雄伯是在背稿子。而這份稿子很久以前就完成了。有時候阿國會想，也許那份稿子，在饅頭被帶回來之前就已經寫好。

阿國想起前陣子巷口那間新開的早餐店的老闆，喜歡站在門口攬客。嘴裡重複念著同樣的台詞，手部則機械地，招潮蟹似擺動。即使客人到店裡，那老闆仍維持同樣的動作和台詞跟在客人背後。

不知道是不是動作的問題，許多客人被招進來又被趕出去。早餐店很快就倒了。在默默開張又迅速倒閉的這段時間，沒有人知道那位老闆是哪裡人，接著又要往哪裡去開店。

阿雄伯當然跟早餐店老闆不一樣。只是他們似乎都太過希望有人能夠停下，多看他們兩眼，聽他們說說話。

「我當初撿到饅頭的地方，是一個已經荒廢很久的犬舍。我也不是第一次路過，但那一天就很奇怪……」

阿國想像那個畫面。陰暗的犬舍角落，日頭從屋頂的缺口竄進屋內如耶穌光，不偏不倚，落在一條幼犬身上。像是某種天選。明明是被遺棄的場景。以至於，阿國有點難以分辨，究竟是阿雄伯撿到饅頭，還是饅頭主動地進入阿雄伯的生活。

有次阿雄伯說了不一樣的事情。他說起饅頭的名字。

你知道饅頭其實是英文嗎？阿雄伯問阿國。

你知道嗎？饅頭。阿雄伯拉高聲調，用外國人講中文的腔調發音。

Mental。

阿國笑了出來，但沒有回答。他其實不太知道那個單字要怎麼拼。他以為阿雄伯是要取笑最近在各地慢慢多起來的外國人。

阿雄伯看到阿國笑，像是鬆了一口氣，滿意地拍拍阿國的肩膀就走進房子

裡。只留下阿國一個人在車庫，還有饅頭一條狗。

5

這幾天，難得村子裡的雨沒停過。

阿嬤一連在床上躺了好幾天。隔一段時間，阿國就要幫阿嬤翻身、擦背。村裡的醫生幫阿嬤吊上點滴。以免阿嬤血糖過低真的昏死過去。

一開始阿國還會擔心。看著阿嬤閉著眼睛又哭又笑，不時流淚。後來表情開始重複，像是阿嬤仔仔細細把作過的夢又重作一次，趁著下雨。

阿國幫阿嬤翻完身子，就到街上閒晃。晃去豆干厝，遠遠就聽見小姐們的哀號。木火伯肆虐。阿國不敢走近，朝著阿雄伯家走去。

饅頭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雨，興奮地又叫又跳。不時甩掉身上的水，毛髮賁張。甩完後又到雨中，狗毛被淋濕，緊貼身體。饅頭看起來，竟比原先要小了一號。

那聲音跟著阿國回到家。整個夜裡，阿國似乎都聽得見饅頭細細的叫聲，從雨的縫隙，從紗窗的網眼鑽進房間。

睡不著的時候，阿國就坐在阿嬤床邊，從表情讀阿嬤的夢。阿嬤的嘴角不時抽動，要說些什麼似的。阿國把耳朵湊近去聽。沒有聲音。像是已經在夢裡說完了。

阿國拿著毛巾擦過阿嬤的背。那是一面無法引起任何人注目的背。

既乾燥又鬆弛，即使只是輕輕抹過，也會留下一條淺溝，過一陣子皮膚和皮膚下的肌肉才會回彈弭平那一道乾涸的溝渠。

阿國用手在阿嬤的背上拓出一個手印，然後看著皮膚緩緩地回彈。

接連做了幾次，雖然復原很慢，但是留不下手印。

有時外面會傳來敲門聲。阿國把阿嬤的衣服拉好，放平阿嬤的身子後，才輕手輕腳地去開門。

外面不一定有人，有時候只是風吹雨打得門碰碰響。

不過有一次阿坤伯全身濕透站在外頭。阿國趕緊讓阿坤伯進屋。

「我是來借地方洗澡的，我家已經淹水，進不去了。」阿坤伯語帶哽咽，扶著門走進屋內。阿國看不出阿坤伯的表情。雨下得太久了，阿坤伯臉上似乎又多了許多皺紋。

「阿坤伯啊，你有沒有帶衣服？」

「有……有。」阿坤伯突然又走回雨中。回來的時候，手上拿一套同樣濕透了的汗衫、內褲和外褲。

「你先去洗吧。」阿國不知道怎麼辦，只好先讓阿坤伯洗澡。

「多謝，多謝。」阿坤伯洗澡後顯得精神許多。頻頻彎腰道謝。阿國不斷扶起阿坤伯肩膀。

阿坤伯一臉滿意地，身穿濕透了的衣服，手上拿著換下的、濕透了的衣服，又走回雨裡面。

自從恁舅公走後，就沒人給我這樣洗澡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阿國依稀聽到阿坤伯這樣說。但那細碎的話聲，很快就被大雨吞掉。

阿國似乎看見阿坤伯正朝著一棵樹走去。遠遠看去，阿坤伯好像就那樣坐在樹底下。而阿國忘了方才阿坤伯到底有沒有流淚。

6

幾日後，雨終於停了。

阿國的阿嬤醒來看看時鐘，數了好久，就是數不出那鐘面上的指針到底繞了幾圈。只好起身找日曆。原來還睡不到一日。隔天，阿嬤一起床，就順著日子撕下去。

過年時別人在放炮，連阿國的阿爸阿母都回來了，阿嬤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這才發現她的時間晚了別人好幾日。

也只好先把年提早過了。不過沒什麼關係，因為阿爸阿母很快就離開村子。好像真正的家其實在另一邊。

哪一邊。阿國從村子口朝外看去，只能看清楚遠遠的地方有繁茂的光點。星星從地上長出來了。阿國還小的時候說。有的星星還在更遠的海面上漂。

後來阿國知道，那些都是「燈」。星星不會從地上長出來，也不會在海面上漂。星星其實不是長出來的。是爆炸。一次又一次人類無法直視甚至無法想像的大規模爆炸中。有些什麼閃閃發亮從中誕生。

聽說，當星星的光被地球上的人看到時，已經是幾千幾萬年之後了。阿國看見的星星，都是幾千幾萬年以前的。

現在還在很遠的地方。

在那個無法被理解的時間尺度裡，阿嬤少掉的日子也不算什麼了。只是阿國難免會想，假如哪天阿嬤過世，他一定會對那幾個無端失去的日子感到無端的惱恨。

對阿嬤來說，毫無變化的日子少掉幾天倒是沒什麼差別。只是同一天的重新發生而已。

阿國想起阿坤伯。他曾看過阿坤伯，在那些被村子裡其他家的人拒絕的落雨日裡，如何抱著一套被雨淋濕的乾淨衣物，在街上尋找一處可以洗澡的地方。

有次阿國來不及讓阿坤伯到家裡洗澡。還在四處找他，阿坤伯已經在路邊自個兒洗起來。

只穿一條內褲，換下的衣服跟要換上的衣服一同放在雨中。

村人皺起眉頭，掩鼻快步走過。留在泥上的腳印，淹成一個個小水池。小水池溢出，相連成大水池。看不出是誰留下來的印子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阿坤伯彎腰，向路人露出歉然的笑臉。平常老哭喪著臉的阿坤伯，只有這時候才有別的表情。像是那張臉在雨中已經積滿水，容不下更多了。

只好擺出笑臉賠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一手握著肥皂搓出泡沫，另

一手伸進內褲搓洗胯下。

不管有沒有人，阿坤伯就那樣重複，對著不在場的觀眾，直到洗完。

阿國遠遠地看著阿坤伯。沒有走上前。阿國一直待著。直到阿坤伯終於換上早被淋濕的、乾淨的那套衣服。

阿坤伯剛穿好衣服，雨就停了。日頭探出雲層，很快就完全露出。地上的水還沒乾，在日頭照射下一閃一閃。

日照更烈，使人目眩。蒸發的水氣附上阿國的眼鏡，遇冷凝結，在鏡片上結出一層薄薄的霧。模糊之中，阿坤伯又恢復往昔的哭喪臉。好像阿坤伯剛才在雨中擺出的表情，跟著路面的積水蒸發掉了。

起初還能看見地上幾處深色的色塊，烈日下終於毫無痕跡。

回家的時候，阿嬤已經失望地醒來。數過時鐘和日曆。嘆口氣。爬下床，回到日常，繼續等待另一場雨的下落。

無傷大雅的誤差累積起來，阿嬤逐漸過出一塊自己的時區。接著日曆過，就不會少天。她是這樣說的。

節慶往往會遲延個一時半刻，也都沒有關係。只要等到節日被翻出來的那一天再過就好。阿嬤說。

7

舅公過世沒多久，阿嬤也跟著走了。

沒多久，那是阿嬤說的。日曆還沒撕完，前些日子留下的殘頁已經泛黃。

阿國長得很快，但阿嬤的日子過得很慢。

大家都說是舅公來帶走他姐姐。

最後那段時間，雨越下越久，一落雨動輒十數日。雨神轉世的舅公，大家都說，跟蒼蠅一樣在村子裡繞來繞去。煩人。

阿嬤越睡越久。睡覺時喜怒形於色。哭的時間愈少，笑的時間愈長。嘴角動啊動，好多話要說。

後來喜怒不形於色。表情祥和，雙脣輕柔地併攏。像要說都已經說完。

那幾日，阿坤伯來洗過幾次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隔著牆壁，浴室那一邊不斷傳來阿坤伯的聲音。

阿坤伯脫下濕透的衣服，換上一套淋得溼透的衣服，心滿意足地摸著牆壁離開。

地板一小攤一小攤的積水。那幾日內未曾乾涸。阿國跨過那些小水窪時，總覺得好像永遠乾不了了。不過他自己知道，那只是一種感覺而已。有一天要乾的。

阿國看向窗外。大雨之中，隱約可以聽見遠遠的豆干厝爆出陣陣眾人勝利的歡呼。

那雨這一下，連木火伯也投降。木火湯藥力一過，木火伯便垂頭喪氣地走出豆干厝。

這是女人的勝利，媽媽桑說。雖然木火伯輸給連日大雨，但先前的英勇事

蹟並未一筆勾銷。木火伯靠那帖方子做起來的生意蒸蒸日上，不過木火伯與媽媽桑簽訂了保密協定，要木火伯把藥方減半，否則這小小的豆干厝不知道哪天要被搗成廢墟。

這些事情不算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沒人想要像木火伯那樣一夜十來次不倒。沒有錢也沒有時間。

其他人通常，進到房間後，看到小姐前，手會先伸進褲檔搓揉套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等等，等等。

工商社會，時間寶貴。那藥是早早就吞落去，以便隨時開工。

結束之後，總有幾個人會沮喪懊悔坐在床邊，握住疲軟的屌嘆氣。時間還沒結束。那些人在等，等著小姐讀秒。假裝性交還沒結束，待到最後一秒鐘。倒數完，那些人會大大嘆一口氣。好像這時才終於射精。伸個懶腰，走出門外。

阿國有時路過，會看見那些人走出門後，互相打個短暫的招呼，很快就別過頭去。低頭走進雨中，認不出誰是誰。

那幾日，阿國跟以往一樣，在家的時間都守在床邊，等著雨停。

雨停之後，阿嬤醒來，定又要坐在床上，數著時鐘，數上好幾個鐘頭。阿國想著那個畫面。突然有股衝動，他想要直接跟阿嬤說，才幾個鐘頭，沒睡多久。

等阿嬤醒來，就這樣跟她說。阿國下定決心。

8

雨終於停下。地面積水反射日光。戶外比起過往更亮一些。甚至刺眼。

不知道是不是太刺眼，阿嬤又睡得太久，眼睛無法適應亮度。阿嬤一直沒有醒來。

阿國一邊等阿嬤，一邊自己數起時鐘。一圈，兩圈，三圈……時鐘卻像壞掉一樣。阿國沒辦法像阿嬤一樣，數出上頭的長針和短針到底走了幾圈。一圈半天，兩圈一天。

阿國坐在床上，不停地數。他想，先幫阿嬤數好，就可以在阿嬤起床的時候直接告訴她，其實連一天都還沒過。然後他們可以省下一點時間，一起出去走走。讓眼睛適應外頭的光線。然後就可以一起走到更遠的地方。

他會扶著阿嬤。地板還沒乾。一坑坑水溼看不見底。貿然踩下可能會踩空。阿嬤的身體已經禁不起摔了。

雨神舅公怎麼這麼久才離開。阿國心裡暗暗埋怨。害阿嬤睡得太久，反而越來越睏，起不了身。

阿國數了很久，但不知道過多久。桌上的剩飯剩菜已經引來蒼蠅環繞。

他正要繼續確認時間，雨又轉大。故障電視雜訊聲中，阿國依稀聽見豆干厝傳來的哀嚎哭求；聽見阿坤伯又在路邊對著他看不見的路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聽見一陣一陣細微的數秒，以及緊接其後的嘆息；聽見阿雄伯反覆述說那段離奇的緣分，一旁是饅頭的吠聲；聽見……

阿國像是突然醒來，看向窗外。豆大的雨滴，肉眼可見一粒一粒往地面砸，或敲打窗戶。似乎有誰在敲門。有誰在敲門。阿國不自覺把心裡的疑問說出口，但沒人回答。

舅公。阿國含糊小聲地說，話聲被雨聲攔截。

阿嬤，舅公來了。

阿國再看一眼時鐘，時針以肉眼無法察覺的速度前進。

連一天都還沒過。阿嬤還沒醒，但阿國心裡已經準備好答案。

他由衷感到安心。

日行列車

火車推著日光前進，陰影被拋在後面。

才過一下子，天空就暗了下來，適當地。鐵軌旁的植物不再熠熠反光如過曝相片，讓人可以一瓣一瓣看清楚每個葉片的形狀，以及那些在日頭最盛時被過度刺眼光線隱藏起來的所有細節，比如狀似血管的葉脈，以及葉面上一層薄薄的避免水氣蒸發的蠟質。

有光的時候，它們每個瞬間都在長大。我們所看見的都只是殘影。

無光也不總是好。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總是昏暗，我沒辦法看到其他人的臉。只有一圈人形的、內部被塗滿的輪廓。

在鏡子前，我甚至沒辦法看清楚自己。

母親不喜開燈。

她藉著從窗外進來的些許反光，判斷每個物品的位置。

一開始（其實我早忘了何時開始），在黑夜完全罩住整個房子後，母親會不甘願地開燈。因為我看不到。開燈後，母親眯起眼睛，皺著眉頭，繼續手邊的工作。

後來我發現，有很多家事不需要光線。實際上，只要我願意，不管做什麼都不需要光線。

我猜想這是母親對抗家務的方式。不開燈，或乾脆閉起眼睛，在進行機械式的往復動作時，騰出空間給大腦思考。似乎就可以在無意義的動作中靠自己製造出意義。

久而久之，我練就暗中視物的能力。甚至可以摸黑在浴室刷牙、洗澡。只差不能讀書。

我慢慢喜歡上待在暗室裡的感覺。

小時候我睡的是上下舖。母親說，隨便你喜歡躺哪個。

我總是躺在上舖，底下的床位用來放衣服。有一段時間，我會把隔天要穿的衣服搭好擺成人型，好像我有個弟弟。但母親進房就會皺著眉頭把它弄亂。幾次之後我就不這樣擺了。

如果你躺在上舖，就能跟我一樣透過冷氣與窗子的縫隙看見遠方市中心燈火通明。光點的數量多得像是城市那遙遠的另一邊才剛剛進入夜裡而已。

「同學們，我們在上課的現在，地球另一側的人正在睡覺喔。」國小社會課，老師教到時差。在其他同學都沒辦法理解的時候，我早已切身體會到時間的奧妙。

我看著窗外。城市裡的微小時差。距離本身包藏著時間。然而開燈後就看不到了。

升上中學後，我時常開著燈熬夜讀書，困了就往衣服堆裡倒，很少關燈。天亮醒來，像是永晝。遙遠的城市只留在記憶裡靜靜發光。

冬天日頭離開得早，上完輔導課常常已經烏暗暝。

母親騎機車接我回家途中，要經過平交道。一串夜車亮晃晃穿過平交道，把平交道遮斷桿兩側車陣的影子拉得長長的，像是森林，樹影隨著車身喀囉喀囉震動。

我緊緊環抓母親的腰，窺見母親皺起眉頭，瞪著那條從列車窗戶洩出的光線。

列車速度更快一些，一格一格的光點會連成整條光軌。

中學叛逆期，我常跟母親吵架。晚上留在學校讀書，總要搭最晚那班車回家。坐機車時，身體離得老遠，抓車尾的把手。經過平交道，在後座想起母親那對皺起的眉頭，心裡感到得意。

有一次睡著在車上，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在縣市交界的車站。問了站務員，還有末班車。我孤身等在月台。

「搭過頭了，會晚點回去。」我打電話給母親。電話裡傳來平交道的鈴聲。

「好。」

出了車站，母親已等在站外。睡眼惺忪，什麼話也沒說。經過平交道，母親的眉毛想必已經無力皺起。我卻得意不起來。

回到家裡，凌晨十二點半。我輕手輕腳推開紗門。無明暗室中，憑身體記憶躲開餐桌沙發，經過主臥室房門，裡頭傳來斷斷續續的打呼聲。

最後終於順利回到我的房間，書包丟在牆角。沒有要讀書，但我還是開起燈來，到另一個國度。

*

父親什麼時候變成這樣，我已經記不清。只知道那時應該是六月底。因為我是正心情浮躁期待暑假到來地寫著國小不知道幾年級的最後一次段考考卷時被母親從教室拖去急診室的。

我個頭尚小。抓著母親衣角，拼命踮起腳尖，要看清楚床上那人。

「爸爸怎麼了？」

「沒怎麼樣。」

病床上有機器，架在兩側扶手上，中間對準病人胸口的位置，有個類似活塞的構造，抵著父親胸口，不斷向下壓擠。父親面無表情，好像那機器不過是一隻在他身上玩耍蹦跳的小狗。

日後聽老師在教 CPR 時，我都會想起那個畫面跟機器。

那時只覺得好玩。布簾外，我的身體跟著機器上下節奏律動。看父親眼睛閉著，似乎很舒服。

急救課的考試上，我兩臂打直，雙掌疊起，掌跟對準兩乳頭連線中點後，腦袋又浮現畫面。我跟著節奏，輕快地把動作完成，拿到全班最高分。

安妮則躺在地上，雙脣微啟，等著下個人去救她。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安妮。

聽說下一屆，有位學弟把偷帶來學校的菸點上，插在安妮的嘴巴裡，被老師發現。

後來聽其他學弟說，老師再也沒有把安妮拿出來過。插在安妮嘴裡的菸，傳了好幾屆，到我大學快畢業時，聽見剛入學的同一個中學的學弟說，那根菸已經勃起脹大成為不知道誰的屌。

那位健教老師隔年就退休，來了一個年輕女老師，課程來到性教育的那幾週，每每被同學的黃腔逗得滿臉通紅。

「有人的父母現在還會做愛嗎？」老師故作鎮靜地問。對一個面對成群青春期男性的老師來說，她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卻不自禁想起父親。

「爸爸是怎麼了？」

「抽菸抽壞的啦。」母親清理尿壺時，憋著氣回答。母親對暗室裡所有物品的位置熟知於心，不過難免不慎碰到什麼。偶爾濺出幾滴尿在她自己的褲子上，或地上，或床單棉被。暗室裡看不見那滴尿的去向。我不知道那滴尿去哪裡，母親心裡會好受一些。

收完後，母親坐在陽台抽菸。火光微微，什麼也照不亮。

我沒看過父親抽菸，那應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父親聽見了。但他只是癱在床上，偶爾發出低吼。雖然說是低吼，但這動詞的力道對他來說還是太強。他發不出那樣的聲音。不過我想，如果他知道我這樣說，一定會很高興。

房間的燈和窗簾，在父親變成這樣之後，就沒再開過了。

永夜跟永夜接續，好像時間就這麼停下來。

曾經有一堂美術課的作業是畫父親的臉。我趁母親出門，把房間燈打開。日光燈照在父親臉，以及厚重的棉被上。棉被隱隱拓出父親的身形。

父親原本乾癟的皮膚似乎逐漸柔軟。像是植物在太陽底下，便要盡力伸展以爭取日光。我感覺父親的身體又抽長一些。萎靡的線條飽滿起來。

我拿了一張板凳坐在床邊，慢慢在紙上刻出父親的輪廓。輪廓我已經很熟悉。倒是五官，好像是我第一次看清楚那張臉。

我正畫得出神，母親突然開門進房，一把搶下畫紙，什麼話也沒說，把燈重新關掉。

但我已經記住父親的臉了。最後順利把作業交出去。

我還記得，老師打完分數把作業發回來時，指著畫紙上用凌亂筆觸塗滿的

全黑臉孔問我。

「你怎麼亂畫。」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幸好後來，很少有人問我這種問題了。

父親只是靜靜躺在那裡。

但我已經在日夜遞嬗中，從一六八公分長到一八六公分。

在列車上的日與夜，比時間進行得更快。當火車駛過站與站之間的黑暗，月台上的光照進車廂，車廂裡面就好像又經過一天。

開始通勤上學後，我在火車上身高抽長得越快。每天，都感覺自己比前一天更像大人一些。

某次在我旁邊，有一對祖孫互相靠著，四隻眼睛緊盯著一個小小的手機螢幕。一開始是在看 MV，音樂大聲地放出來，像深怕別人不知道他們多喜歡那個樂團。後來祖孫不知道跟誰講起視訊電話，對方似乎在台北，也許是某個親戚，也許是孩子的母親。你要去哪裡呀？電話那頭的人，細細的嗓子。孩子看著螢幕笑開懷。

我斜眼竊看螢幕。

螢幕上是一個男人的臉，雙頰和眼窩凹陷，口中一條粗度與手指相仿的插管，嘴巴則用膠帶固定管子。枕頭上印有某間醫院的字樣。

男人嘴巴開闔，拉扯透氣膠帶，每每差點扯掉。

孩子看著男人不斷說話。電話那頭則不時以細細的咯咯笑聲回應。

「媽媽再見！」最後孩子對著男人的臉說。

再見囉。細軟而愉悅的聲音從電話另一頭傳來。

「真懂事。」那祖父摸摸孩子的頭。

沒多久，那對祖孫就下車了。我也終於可以繼續睡覺。

我仍不知道那個小男孩到底懂了什麼，不知道他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再度醒來，才只過幾站而已。但剛才發生的一切，似乎就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

聽見開門的聲音我就起來了，對門阿姨跑來家裡哭。

因為家裡不開燈，妝哭花了沒人看見。

隔天一早我才去問母親，母親一說起來沒完沒了。

「真可憐啊，」母親也不管我有沒有在聽，自顧自說下去。「她老公到大陸工作快要十年了吧，賺了錢寄回來，一點也沒少，攢了多久給她買這間房，結果……」

之後想起來，母親應該是在考慮這種話題適不適合小孩子。因為她停頓了一下，才終於忍不住繼續接著說：「好幾年沒回來，結果她在台灣就懷上兩個不知道誰的種。滿月的時候她老公還特地趕回來，喜孜孜地到處敲門發紅蛋，也

不知道是裝傻還是真瘋。

「沒過多久，生活習慣不合，她老公又回大陸去了。」

母親這時才回過神，揮手把我趕走。「小孩子別聽這個啦。」

「那阿姨哭什麼呢？」

「說孩子到了會找爸爸的年紀，她不知道怎麼辦……小孩子別聽這個。」

那家的小孩到底有沒有找到父親，連最常跟她們來往的母親都無從得知。過沒多久她們就搬走。聽說搬去市中心，原本這間就租給學生。

對門阿姨離去幾個月後，有個男人在她們家門口徘徊。男人的手放在門鈴按鈕上，卻遲遲不按下去。

就是那人了。母親說。

摠了門鈴，開門的是剛入住的學生。

原本我跟母親要出門，看到這景象，母親又拉著我躲回家裡，她從貓眼看出去。我則是身高不夠，只能把耳朵貼緊門。

「請問……你們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一個月前簽約，上個禮拜搬進來而已。請問你是？」

「那我知道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聽著男人的語氣，我幾乎可以看見那景象：一個男人在門外不停鞠躬道歉，好像他跟那間房子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實在忍不住，把門輕輕拉開。

學生在門內顯得不知所措。

「沒事，沒關係的。」剛把男人扶起，男人又鞠下腰去。

「可憐啊。」母親說了這句，就回頭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

我不知道母親說的是誰。

男人道歉完，轉過身來。我趕緊把門帶上，發出細微的碰撞聲。

耳朵貼近門。聽著腳步聲靠近，在門口停下來。沒有敲門，沒有按鈴。

我終於忍不住。剛把門打開一條縫，就聽見樓梯間有人在哭，聽得出來那人刻意壓低聲音，只一陣一陣倒抽著氣。

男人坐在樓梯上，靠著牆讓出半條路，頭埋進兩膝間，身體規律抽動。

那天，我們最後沒有出門。

男人則一直在樓梯間坐到半夜。

我把門關好，跟母親一起坐在沙發上。母親的眼睛直勾勾盯著前方蒼白的牆壁。

皮質沙發剛坐下去會有陣涼意。時間一長，熱氣累積，接觸沙發的背部和臀部被逼出汗。水氣蔓延，母親的眼淚也跟著撲簌簌停不下來。

*

下雨時天空混濁，對母親的眼睛來說像是休假。只有捕蚊燈在角落孤獨地

用高壓電燒灼蚊子。偶爾才一聲啪一明滅。其實連是不是真的電到蚊子還是什麼灰塵都不知道。

母親應該也是某種吸引趨光動物的光源，否則姑姑怎麼不時便往家裡跑。我想起那根發出無力火光的菸。

姑姑往往一進門就把燈全部打開，整間房子被照得通亮。

長期待在昏暗中，母親的眼睛脆弱而敏感。被刺得眯起眼，皺眉頭，好一段時間只能閉著眼睛講話。有時姑姑來的頻率高，母親也只好幾日都沒辦法睜開眼睛。

姑姑是來看父親的。姑姑來的時候，父親才會繼續變老。也許父親心中，姑姑是類似上帝或時間之神的存在——姑姑說要有光，就有光。

我平時就習慣光線，只消幾分鐘就能完全適應。母親則不然，只能趴在沙發上，像是吸血鬼被日光曬得動彈不得。我常常在房門口看姑姑如何艱困地翻動父親、如何掀起父親的汗衫檢查他身上的褥瘡。

小時候，只有母親為父親擦背，將父親翻成側身時，我才能在床邊被父親俯瞰。

他一雙眼睛無神，搜尋我。爸爸。我喊。他終於找到方向，但沒辦法對焦。暗房裡，其實我也看不清楚他。每一次姑姑來開燈，我都會更新父親的臉、五官和那對混濁眼球，然後試著儲存起來。即使常常只是徒勞。

當父親被翻動時，我會聽見他全身骨架格格作響，看起來簡直像是正用滋滋滾燙油鍋煎著魚。

印象中，母親不曾煎魚。嚴格地說，她不煎一整條有頭有尾的魚。去菜市場經過賣魚的販子，吳郭魚通常會是最多的。一尾一尾疊在桌上，不斷蜷起身子掙扎，拍打桌面，用沒靠桌面的那側的眼睛盯著人看。新鮮的倒也還好，眼球清澈。不新鮮的魚，眼球會呈現混濁狀。光是靠近，腥味好像就沾在身上。

母親會嫌惡地側過頭，挑買那些沿垂直魚身方向片下的鮭魚或土魷魚。

直到她受不了，便把父親送到養老院去，一個周末，或一整周。

那裡有種奇特的衰亡氣味。初次進入養老院，站在門口就可以聞到那股難以忽視的氣味，撲鼻，不，幾乎像是有意識的，氣味精準地鑽進鼻腔中挑動味覺受器，引發腦袋想要打個噴嚏。

起初我以為味道的來源是鑲嵌在父親那些件泛黃的、領口坑坑洞洞的舊汗衫們纖維中的汗液鹽分結晶，那種時可見街上中老年男子搭配西裝褲和皮鞋穿出門的款式。後來發現，那味道似乎來自人體本身。

母親帶水果給父親，站在床位前。父親則一如以往，從未離開家裡似地靜靜躺著。

我跟母親坐在床邊的冷冰冰鐵椅上。窗簾沒有拉上，日光斜斜照進房裡，在地上標出一塊照得到光的亮區。父親躺在離窗戶最遠的位置。

室內溫度低，呵氣會吐出一團白霧。

但鐵椅坐久了，感覺就不這麼冷。也許是身體溫度變低，或是鐵椅變得溫

熱。

我們在那裏待一整天。下午的時候，院內變得昏暗，像回到家。

看護每一個小時會來幫父親翻身。看護一來，母親就放下皮包，站起身，在一旁幫著拍背。

父親的背部肌肉失去彈性，碰到的地方會凹進去。每翻身一次，背上就都是手印，久久才回彈。其中有幾次，母親的手拍上去，便像陷進流沙或沼澤，手與父親的背之間變成真空。把手拉起時，發出類似放屁的、輕輕的「噗」一聲。

離開的時候，我似乎聽見父親用沙啞而細微的聲音，吼了一聲，試圖叫住母親。

母親沒有聽到，逕往門口走。我回頭看。父親的手在空中攫抓，但什麼都抓不住，反而更像是掙扎。

*

見不得光，我從未邀同學到家裡。

在網路流行起來之前，班上那些要好的同學，會在假日邀請對方到家裡玩，父母則以小點心招待孩子的朋友們。

每個禮拜一，大家就在教室裡圍成一圈圈，圈圈的中間擺著被悄悄分享的那些最新的漫畫雜誌，電動遊戲，腳踏車，甚至成人影片。後來講得興起，圈圈跟圈圈互相較勁嗓門，到最後全班都知道哪個東西是從誰家裡帶來的。

整個班上，只有我沒親眼看過那誰的家裡有最新最大的電視，電視裡有女人脫光光對著攝影機掰開特寫胯間鬆垮垮肉翼；誰的家很大，後院有池子，池子裡有二十六條大鯉魚；誰的家在很高的地方，有五六十層樓，電梯從一樓到頂樓只要五十秒，上升過程，耳朵裡面像是有什麼在膨脹……

我沒有邀請同學到家裡來過。但我並不是沒去過別人家。唯一那次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女孩子邀請我的。

還記得那是個陰天，雲跟天空糊成一團深淺不一的灰色色塊。我照著她給的地址，仔細數著每一戶的門牌號碼，267，265，263.....深怕漏掉任何一個數字。最後來到一排令人失望的，四處皆可見的老舊國宅。

外牆磁磚剝落，露出底下斑駁水泥。管線雜亂無章的掛在每一戶人家窗外。每棟的頂樓皆有一鐵皮屋加蓋違建。鏽蝕的紅黑或綠黑交雜的窗花。整排紅紅綠綠鐵門，只有一扇門被漆上暗灰色，兩邊夾著隔壁服飾店的大紅色牡丹刺繡唐裝。門邊的信箱，帳單廣告紙超市折扣價目表呼之欲出。

那真是最普通的人家了。

女孩住在那棟樓的頂層。沒有電梯，要走五層樓狹窄樓梯。她在前面帶頭，沿途打開樓梯間的燈，我在後面看著她的屁股，透出淺淺的內褲痕，一面聽她說話，一面專心地把她的沐浴乳混合汗水的氣味從其他菸味、臭酸味、鐵

銹味……中，在鼻腔裡分離出來。

「小心喔，」她邊走邊說，對著前方。「不要碰到牆壁，很多灰塵。」聲音撞到牆面，才反射進我的耳朵。聽起來很遠。有時候回想起來會覺得，那些話並不是對著我說的。

終於抵達門口，已經六七十秒過去。對門的鎖是空的，我剛要問，她已經開門要我進去。

剛在樓下，還是中午，一進門，天就暗下。

從門口望入這個促狹的空間。四處堆疊的紙箱。餐桌堆滿過期雜誌、零食、空罐頭和空瓶……。我四處看，看見廚房水槽裡的碗已經漫溢出來，滿出來的碗東倒西歪躺在桌面上。看見桌上的藥盒子，我才注意到阿姨已經開了燈。

我用眼角瞄向門未關的房間，房門邊露出一隻小腿，皮膚緊緊貼在骨頭上無有皺紋。我記得那腿，差點喊出爸。才想起，父親的那雙腿往往藏在棉被裡。

「你好啊，午安。」女孩的母親小小的臉上也堆滿笑容跟皺紋。「不好意思，家裡有點亂。阿育，怎麼沒跟媽媽說有同學要來呢？」

「阿姨好。」

女孩拉住我的手，急急走向房間。她的房間跟外面一樣亂，陰暗無光。隱約知道衣服沒有摺過就堆在床上。桌上的書歪歪斜斜，好像只要我呼吸太用力就要倒塌。我小心翼翼地不破壞房內微妙的平衡。

我記不得為什麼她會邀請我，為什麼我會答應。以及那個病懨懨的午後，我們到底在那間連呼吸都嫌沉重的房裡做了什麼事情。

我以前曾經跟那女孩子上過同一堂游泳課。我們常常一起憋氣，沉到水裡，把氣吐掉，看誰能在水底待得久。我透過蛙鏡看她，其實我有重度近視，根本看不清楚，以致於我不知道她是用什麼樣的眼神，什麼樣的心情看我。

她是看著我，還是看著我憋氣的痛苦。

憋氣比賽平常都是我贏。不過在最後一節游泳課時，不知怎麼，她憋了足足有我兩倍時間久。久到我以為她沒打算浮上水面了。

「還是沒辦法吶。」她終於把頭抬出水面，抹抹臉，把蛙鏡推到頭頂。

我問她，是什麼事情沒有辦法。

「就是，」她手攀著泳池邊緣，撐起身子朝排水溝裡吐了一口水。「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已經沒有辦法了。」

那是我們說過最多話的一次。

升上高年級，聽同學說，那女孩子沒來學校。

我也再沒去過別人家。只不過每一次想起那間屋子，都會感覺特別寂寞。好幾次特意到那附近，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自那女孩休學後（這只是我胡亂猜的），像是要把話存著留給誰那樣，我在學校漸漸不開口了。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

「對了，還沒去過你家耶。」我最怕別人這樣說。

「沒什麼好玩的啦，我家什麼都沒有。」

那時的自然課教到黑洞。

「同學們，」老師邊說，邊用手在黑板上亂塗，畫成一個筆觸凌亂的黑色圓型區塊。「黑洞的引力太大了，連光都逃不出去喔。」

課後，我不斷想，那麼連光都進不來的是什麼。

*

父親在養老院的時候，時間才終於按著日光前進。

每個禮拜，父親的臉上，都比上個禮拜更多了幾條細小的皺紋。時日一長，皺紋開始匯聚，終於長成完整的一對法令紋。

我跟母親都會從中午待到傍晚。也沒做什麼，就只是看著父親的嘴唇。有時死白，有時血紅。床邊的小茶几上放著一杯水，一根棉花棒擺在紙杯旁。只要嘴唇開始長出裂紋，母親就會用棉花棒沾水，輕輕撫平那些紋路。

裂開，然後撫平。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那樣。

天氣更乾燥一點，看護會先幫每一床的病人在嘴唇上塗一層淡淡的凡士林，這樣母親除了拍背，就可以整個下午不用起身。

三個人在同個地方坐上安靜的整個午後。

「你不是要考試了，你就先不要來了，在這裡又讀不下書，不用浪費時間。」

「沒關係。」浪費時間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更準確地說，根本沒有時間被浪費掉。

日光斜照，透過空氣中的灰塵隱約見光鋪成一條小徑。

我曾在市中心的待拆建物中走過那樣的光的密道。走在其中，感覺明亮而溫暖。隨腳把土塵踢起，那路就更清楚一些。好像更知道要往哪裡去。

建築物中隨處可見鳥巢。幸運的話，可以看見小鳥從巢中探頭。

父親不知道從哪裡撿來一個落在地上的巢，裡面還有幾顆未破的，表面帶斑紋的卵。

父親輕手輕腳地拿起其中一顆蛋，對著太陽，蛋殼薄可透光，有一塊陰影。

「那就是小鳥。」

「為什麼會黑黑的？」

「因為牠把光吸走了，這樣才能長大。」父親想了一下，又說。「你看樹下會有影子，也是因為光被樹吸走，樹才能長這麼高。」

母親拉著我的手到建物外。父親則把巢擺回角落。

我們又在外面待了一會兒，直到離去之前，都沒看到鳥飛進去。

「牠會不會長不大？」

「不會，」父親牽緊我的手，他的手潮濕溫熱，「只要有光，牠就會長大。」

「那媽媽的肚子也是嗎？」

「是啊，所以才帶媽媽到處曬太陽。」

母親聽到，笑了起來。夕陽之下，特別好看。

「真的嗎？」我轉向母親。

「是真的。」母親跟我勾起手指。

當下，我還不知道父親到底答應什麼。只是心裡隱隱有些感覺，亮亮暖暖的，像是在這之後，我仍會一直走在那條溫暖而明亮的光徑上。

*

在我上大學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每個晚上都在圖書館待到閉館時間。

好幾次被關在漆黑的自修室裡面，只能憑著記憶，避開桌椅，慢慢摸著牆壁，抵達樓梯，緩緩下樓。像以前那樣。

幸運一點，在我走到樓梯之前，會有空的電梯停在同個樓層。

其實圖書館裡面並不會變成完全的黑。如同沒有什麼是純然的白。理解這一點後，圖書館暗室就不那麼暗。然而關燈的時候，仍常可聽見其他學生發出尖叫。

圖書館就是最普通無奇的那種圖書館，很多很多的書，以及在期中期末考周才會出現的人。

地下室有飲食區，可以帶食物進去吃。飲食區外有一台販賣機。

我是上了大學之後才知道，原來販賣機裡面不只可以放飲料，還能擺泡麵跟餅乾。好幾次，學生餐廳都拉下鐵捲門後，不會背棄我的就只有這台自動販賣機，默默在餐飲室門口發微弱的光。

有一晚，我再度錯過餐廳的營業時間。一如往常往地下室走去，沿路腦裡盤算著今天要吃哪種泡麵。地下室的燈很早就關了，我朝著販賣機的光走去。一直到我站在機台前面過了三分鐘，我才終於做好決定。

我從口袋摸出零錢，塞進販賣機的投幣孔。在投入足夠的硬幣後，我的目標泡麵的小紅燈亮起。有時候我覺得這很像在拜拜。對著發出紅光的神桌上的神明祈求之後，所有的幸運都像是受到保佑，是神明的賜予。

泡麵也是。

「泡麵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忘記是哪個同學說過的，只知道他說的很有可能是真的。不然怎麼每一次戶外教學，或是畢業旅行，一到晚上，大家就會從包包裡掏出五花八門的泡麵儼然泡麵的萬國博覽會。

對深夜站在機台前我的我，不能不同意那位同學的創見。

我近乎虔誠地按下購買鈕。

機器沒有反應。

又按一次。沒有反應。

又按一次。

在我按下第三次的時候，整個機台燈光滅掉。

我一個人待在幾乎完全無光的地下室。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一個人待在這麼黑的地方了。

地下室已經沒有空調。其實很熱，但感覺很冷。

上一次面對這種情況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個晚上，我醒來的時候，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我喊媽媽，沒有人回應，只從隔壁房間傳來粗重的喘氣聲。

我起身，憑著記憶要去摸開關，結果整個房間像是被倒置了一樣。在不該有牆壁的地方一頭撞上，或腳踢到門板。我坐在地上哭了起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因為母親很快就把燈打開，抱著我，父親拿萬金油要幫我把瘀血推開。

那時候是冬天，地板很冰，但流出來的眼淚是熱的。

我不斷按機器上的按鍵，或轉退幣鈕。渾身是汗，汗水爬進眼睛，刺得我闔上眼皮。我靠在販賣機上，感覺更熱。

有人嗎？我輕輕喊。有人在嗎？喊著喊著，哭了出來。眼淚舒緩被汗液醃漬的眼球，爬過臉上，感到一陣冰涼。

似乎是工讀生聽見，打開地下室的燈，他問你有怎麼樣嗎？我說，沒事，我沒事，謝謝，真的很謝謝你。

我胡亂擦乾臉上橫流的淚跟汗，感覺整個空間又重新暖了起來。

*

客廳的電視壞了。

那天回家時才發現的，告訴母親，她只說不知道。

我幫她把房間裡好的那台電視搬到客廳來，壞的那台我說要丟，母親不想。她只是蹲在門邊摸著它，嘴裡唸唸有詞，現在的人，東西壞了就要丟。

下一次再回家，母親已經把那台壞掉的電視擦得光亮，擺在臥室裡，不時就摸一下，眼神充滿關愛。後來我才知道，家裡所有壞掉的電器，都被這樣留了下來。

父親病危送回家的那天，母親也是這樣摸著他的遺體。

家裡的燈，久違地開了一整夜。

被禮儀師整理過的父親，好看得我認不出來。

現在才這麼好看有什麼用。母親說，一邊娑著父親的手。

整個過程繁瑣勞心，平時不見的親戚都露臉了，指責母親照顧不周。

母親只是安靜地坐著，像是什麼都聽不到。

火化那天，父親被推進一個大火爐中。

「他會不會覺得刺眼。」母親問。

「不會，」我說，「那些光會被他吸走，然後他就會繼續長。」

母親突然笑出來。

「那叫做繼續變老。」

記憶中，很少看過母親笑。就算有，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一直跪到父親被完全推進去才被法師示意可以起身。

外頭天氣晴朗，母親戴墨鏡，沒被衣物遮住的皮膚被曬紅，不斷滲出汗液。墨鏡下緣也不斷有水痕漏出，很快就被抹去。

家裡的燈又重新被打開。時間運行，像是要補足被止住的那段時間，母親的身體迫不及待地衰老。

她的眼睛很快就看不見了。長期身處暗室，過快地接觸光照讓她失明。

那時候我已經畢業，開始工作，可以負擔得起看護的費用。某次回家，看見客廳那台電視只剩下沙沙聲音，螢幕全黑。

問起看護，她說，母親堅持不換。

反正看不見，就不知道它壞了。看護說，這是母親告訴她的。

「你知道電視壞了嗎？」我問母親。

「你說螢幕沒有光嗎？」母親好像想起什麼事情，露出神秘的微笑，「所以我變老了啊。」

母親摸上我的手，勾起小指。像是在說，那些推著日光前進、卻總拋不去陰影的時光列車，如今都已經走遠。

我伏在她的膝頭，不自禁哭了出來。